

# 李红秋： 感谢矿山的哺育



李红秋陶醉在音乐中。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

□本报记者 吕占伟

再过一个月就是60岁生日了，和音乐教育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李红秋与鹰城同龄。4月26日上午，阳光温煦，走进市区体育路15号院的大门，院内过道旁一簇簇月季

## 一岁随父母来到鹰城

1957年5月28日，李红秋出生于河北省唐山市开滦煤矿总医院。父亲李春润是唐山人，母亲潘舒庭是湖南人，两人大学毕业后都被分到开滦煤矿设计院，由此相识并结婚。

1958年春，1岁的李红秋跟随家人来到平顶山。她的父母是国家第二批派出支援矿山建设的煤矿技术人才。李红秋听父母说，他们坐火车来到柏楼火车站时，平顶山十分荒凉，到处是茅草、石块。

父亲先被分到平顶山矿务局（现平煤神马集团）煤矿科学研究院，接着是矿务局生产处，后来又分到矿务局工人干部学校工作。“文革”期间在九矿、矿务局林场工作，“文革”结束后又回到矿务局计划处上班，直到退休。

## 从事音乐教学17年

在李红秋的印象中，父母一直都很忙，但她和妹妹都很懂事，很自律。她小学就读于矿二小（现新程街小学），1971年就读于矿中（平顶山实验高中的前身，建于1958年），“当时矿中是初中，上着上着，矿中有了高中，我就在这里上到高中毕业。”李红秋说，当时平煤的子弟必须经过考试，成绩优秀的才能上矿中。

1977年，李红秋通过高考考入平顶山师范（现平顶山教育学院）音乐班，班主任是我市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郑响声。1980年，李红秋毕业被分入一矿中学（现市41中，2005年划归市教育局管理）教音乐，在她的印象里，当时的一矿中学是“一栋二层小红楼”。

## 感谢矿山的哺育

李红秋从小爱唱歌、跳舞，上初中时，她在学校宣传队里唱京剧、表演节目。她还擅长拉小提琴、手风琴，家里至今保留着她当年在幸福花苑平房前专心拉小提琴的照片。照片中，年轻的李红秋美丽大方，眼神中透出灵气，歪着脑袋忘我地演奏着。

李红秋告诉记者：“平顶山6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茅草棚子变成了高楼大厦，名医、名院、名校层出不穷，尤其是市区中学教育发展迅速，原来只有一所市一高，逐渐发展了市一中、平顶山实验高中、市二高、市三高、市二中等多所公立高中，私立高中的发展更不用提了。”

花香扑鼻，沁人心脾。记者穿过院子一直向东走到头再向北拐，看到一幢居民楼，居民楼3楼就是李红秋老师的家。

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，迄今已有30年的历史。坐在自家的沙发上，李红秋翻着几本影集，将陈年往事娓娓道来。

母亲先被调入平顶山矿务局计划处搞统计，随后调入矿务局总医院（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的前身）工作。李红秋说，总医院建于1956年，当初只有两间草房，260名医务人员、200张病床，经过60多年的发展，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如今已成为一所集医疗、教学、科研、预防、保健、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甲医院。

李红秋一家先是在优越路一带的简易房屋里住，后来又干打垒房（一种简易的筑墙方法，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）里住，再后来住进了幸福花苑的平房里，上世纪80年代在体育路15号院安顿下来。李红秋说，她与前夫离婚多年，十几年前，父母相继去世，给她留下了现在所居住的房产，也是父母唯一的房产。

## 见证平煤教育发展

“一矿中学建于1960年，我被分去的时候有18个初中班，6个高中班，教师大多是矿上的工人。1990年荣庆龙矿长号召加强师资力量，聘请上海退休高级教师任教，号召教师进修达标后再任教，教学质量大大提高，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一矿中学被打造成我市一流初中。”谈起自己执教过的学校，李红秋“门儿清”。她清楚地记得，当时企业办学兴盛，平顶山矿务局办了不少学校，几乎各矿下边都有自己的子弟学校，培养出不少人才。

李红秋在一矿中学从事音乐教学17年，后来被调入市自来水公司工会，参与公司乐队的各种演出。退休后，她又在市老年大学教音乐至今。

在李红秋的影响下，儿子成为一名高中美术老师，儿媳也从事教育行业。

谈话间，李红秋走进卧室，掀开一层绒布，一架黑色钢琴露了出来。这架钢琴是30年前她花4000多元买的，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足见李红秋为了音乐是多么舍得。李红秋掀开琴盖，轻抚琴键，一首首名曲从她指尖流淌出来。弹着弹着，她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：“我爱你中国……”旁若无人地陶醉在音乐中。

“是矿山哺育了我们一家，鹰城也在一代代矿山人努力下一步步向前发展，变得更加美好！”采访临近结束，李红秋动情地说。

# 华中年： 昔日住草房 今天居高楼

□本报记者  
王辉 文/图

华中年1957年出生在卫东区鸿鹰街道大营社区，是土生土长的平顶山人，现担任大营社区居委会副主任。4月26日下午，记者来到大营社区居委会华中年的办公室，采访了这位浓眉大眼、身体壮实的男子汉。



华中年在办公室翻看《平顶山晚报》

## 建市初期，市区呈“丁”字形

提及当年的平顶山，华中年说：“以前，平顶山叫平顶山特区。小时候印象中的平顶山市区，主要呈‘丁’字形结构，即以东西走向的矿工路为一横，以南北走向的中兴路为竖勾形成的‘丁’字形结构。”那个时候，矿工路和中兴路（北段）这两条主干道两边有一些单位和居民区，而建设路以南，光明路以西大部分地区都还是田地，“那时候，也没有现在的帘子布厂（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）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华中年上高中，市区的城东河、月台河和吴寨沟都是从平顶山上流下来的自然河道，吴寨沟是一

条臭水沟，河沟两侧杂草丛生。那时的市区没有诚朴路与鸿翔路，更没有诚朴路湛河桥，也没有沁园小区，现在的建东小区和体育村，曾经都是庄稼地。

1981年，市区建设路开始向东延伸，与许南公路相接，市区东大门有了一条平坦的柏油马路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市建成了建东小区和体育村，随后又筹建了鸿鹰小区和平顶山贸易广场。2000年前后，市区东城河、月台河和吴寨沟也逐步得到整治，变成了现在河水清、环境美的样子。这些变化，扩大了市区规模，使城市框架逐渐拉大，城市面貌焕然一新。

## 村民乘坐木筏去种地

华中年说，童年时期的大营村几乎四面环水，周围有寨墙，村北和村东有月台河绕村而过，村南是湛河，村西则有一条不大不小的水沟。当时村里有十几个生产队，其中第一生产队（下称一队）的村民在湛河南岸有一片庄稼地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大营村南的湛河上没有桥，河床宽阔，河水较深。一队的村民带着

农具去田地里劳作，需要乘坐木筏横渡湛河。有一年，一队一二十个村民同乘一个木筏渡河，行至湛河中间不慎翻倒，大部分村民落水后获救，有三个妇女不幸溺水身亡。

上世纪60年代末，大营村南的湛河上及村北的月台河上开始建桥，结束了村民乘坐木筏去种地的历史。

## 全家年收入800多元

在大营村上完小学和初中后，1972年秋天，华中年考入市三中读高一。他说，从大营村到市三中有三四公里的路程，每天早上背着书包和干粮步行去上学。学校当时也有食堂，但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，高中三年，他很少去食堂吃午饭，都是啃窝头喝白开水。

记者问华中年：“那时家里没有自行车吗？”华中年说：“没有，那时村里条件好点的家庭兴许会有一辆自行车，去学校的这段路当时也没有公交车。”

中学时代，华中年家里共有10口人，

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和他们姐弟6人，全家人住6间茅草房，厨房是一个没有墙的草棚子，家里吃水需要到井里挑，直到1975年，全村才用上自来水。“那时，饭能吃饱，衣服往往是小孩儿穿大人改小的衣服，弟弟穿哥哥的，直到穿烂为止。”

高中毕业后，华中年回村务农，后来又在生产队里干过出纳，开过拖拉机。一年下来，一家人除了在生产队分得的粮食以外，还分得800多元钱，当时在村里也算是收入较高的农户之一。

## 城中村改造，生活越来越好

上世纪80年代后，大营村村民的生活逐步好转，华中年家也不例外，家里先是盖了瓦房，后来又改造成平房，住房越来越宽敞。1983年，华中年承包了三辆卡车，干起了汽车运输，收入渐渐增加。1985年，华中年买了一辆摩托车，一时令左邻右舍羡慕不已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华中年投资办了一

家化工厂。1995年，他花十几万元购买了第一辆私人轿车，全家人的生活迈上一个新台阶。

10年前，大营村实施城中村改造，改造后，华中年一家分得了五六套房子。此后，一家人与其他村民一样搬进市区建设路东段和谐佳苑上上城、太和花园等高层住宅。